



在人生路上，面對各種處境，我們都能微笑以對嗎？
試以「微笑以對」為題，寫作文章一篇。

微笑以對

6B(2019-2020) 言錦

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卷二答題(5*)

我見她時，她總是那樣笑著，眉頭舒展著，好似沒有一絲愁緒，眼底盡是溫柔和美好，面頰上兩個淺淺的梨渦，讓人不禁想要陷進去，嘴角微微勾起，滿是歡喜和從容；直到我再也無法看見她時，她停留在我腦海中的模樣，也依舊是微笑著的。

初見她時，是在醫院。剛剛成年的我或許是迫切的想要掙脫父母的懷抱，尋找所謂生命的真諦，獨自一人搬了出來。脫離管制與束縛的我像是脫疆繩的野馬，徹底失去了正常的飲食和規律的作息，因此我得了胃炎，住進了醫院。我將一切都歸咎於我那整天吵著離婚的父母和那凡事都要依賴我的弟弟，我想他們或許都只愛自己吧，父母總是無視我的需求和渴望，我時常感嘆著命運對我的不公和弄人的造化，我嘆息著自己悲慘的際遇和無奈的人生，一切的一切在遇見她之後，顯得我當初的想法是那般的幼稚和可笑。

夜裡，我總睡不著，無非是刷著手機看著朋友們的動態，總是仰慕著這個，嫉妒著這個，我總覺得誰都過得比我幸福。我正悲天憫人的沉思著，一旁傳來陣陣輕微的悶哼聲，如同惱人的蚊子般讓我不甚煩躁，我語氣不善的出聲：「能不能安靜點，現在很晚了。」空氣彷彿凝固，許久不見傳來聲響。直至我以為是自己的幻覺，一道微弱的聲響才從隔壁的幕子後傳來「對不起，你…能不能和我說說話…，我…」我甚是無語，出聲打斷好：「要說你自己說，我沒什麼和你說的，都幾點了。」我以為她會繼續沉默下去，然而她卻用那始終氣若游絲的聲音開始說了起來，似乎也不在乎我是否在聽，只是迫切的想要將一切都娓娓道來。

「我一直覺得自己可幸運了，四歲以前我是孤兒院渡過的，院長阿姨對我很好，因為我喜歡畫畫，竟然單獨請了老師來教我，希望我能夠追逐自己的夢想和興趣。就這樣，又過了兩年，我被一對夫妻收養了，成為了他們的寶貝，他們還讓我有了一個哥哥，處處照顧我，寵愛我。我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讓我幸福的一切。或許是老天爺覺得我太幸福了吧，他想要收回一些，於是我得了白血病，父母帶我走遍了許多的醫院，花掉了半生的積蓄，我記得那是存著買房的。可惜我的白血病是先天性的，再者因為領養的緣故，也很難找到適配的骨髓，我就這樣一直在病房住著，父親是建築工人，母親在市場賣菜，他們工作的愈加頻密了，甚至還打起了散工，只為了支持我這樣一直活著。我從未想過放棄，我就這樣一直堅持著。我總覺得世上最幸運的人就是我了。我以為自己是不被愛的，可是我擁有了疼愛我父母，我以為自己是孤獨的，可

是我得到了陪伴我的哥哥，我以為自己不夠再看見這個世界的，可當我睜眼，窗外的陽光灑在身上，樹上的鳥兒嘰喳的叫喚，我卻是又再次得以擁抱著這個讓人嚮往的世界，你說我快樂嗎？快樂啊。你說我滿足嗎？滿足啊。你說要是有一天我走了，我也是面帶微笑著，揮揮手，像天使一樣離去的吧。你說……」

本來就輕微的聲音，此刻逐漸降低，慢慢的整個病房只能聽見她悄悄回復平穩的呼吸聲和我的猛烈的心跳聲。我以為自己會伴隨著她的聲音逐漸入夢，如今竟是徹夜難眠。我掀開被子，輕輕下床，緩緩拉開她的簾子，窗外的月光打在她的臉上，顯得份外柔和，臉上細細的絨毛清晰可見，睫毛微微捲起，額前的碎髮被汗水打濕，似乎是因為疼痛。我若有所思的看著她手臂上的若干個著色的小點，和她捲縮的身子，心中划過一絲莫名的情緒，我伸手幫她壓了壓被子，只看她的嘴角揚起一個淺淺的微笑，我回到了自己的床上，整夜望著蒼白的天花板，思考著，整理著，似乎有什麼東西正在破土而出。

清晨的陽光從窗外射進來，昨夜我並沒有拉上我們之間的隔簾，我看著她輕揉著眼睛，睡眼惺忪，她看見我，一怔，說道：「昨晚，謝謝你了。」我沒反應過來說道：「你怎麼知道我有沒有在聽你說話，我要是早睡了昵？」她笑了，明媚陽光，對我說著：「昨夜裡，你可是幫我蓋被子了呢。」我看著她有些得意的笑容，才意識她，她也不過是個孩子，比我小約兩歲的模樣，正是應該好好享受，盡情玩耍的年紀啊。我突然有些沉默，看著她，我說：「你真的快樂嗎？你就沒有質疑過命運對你的不公平嗎？你難道不羨慕比你更加幸福的家庭嗎？你不渴望擁有健康的身體嗎？」我的臉上滿是疑惑和心疼，甚至帶著一些憤恨，怨恨這世道的不公和殘忍。

她依舊是笑著，她說：「人們總是渴求很多的東西，而我只思考自己擁有的東西。你不覺得我擁有的東西多到快溢出來了嗎？我看著鏡子中的自己，幸運的來到了世界上，我笑了，我實在為自己感到開心，我看著自己的哥哥和父母，他們將我捧在手心，看著她們能夠開心和快樂，我滿足的笑著。我想著窗外的世界，那天上的雲和地上的木，它們詳和安逸，所以我總想笑著，人生就這樣經短暫的，不笑著過，難道哭著過嗎？」

我看著她喃喃的說著，眼內仍然是一片安然。我時常與她傾訴著，和她說了許多不同的故事，她總是笑著，安靜的聽著，時不時而像個好奇寶寶似的問著我千百個問題。我卻也從不像以往那樣面對父母和弟弟時感到煩躁和不耐煩，我一個個的回應著，嘴角若隱若現的泛出莫名的弧度。

我快要出院了，而她的病情卻惡化了，幾個星期的時間裡，醫生到來的次數更加頻密了，而那一天終於還是她了。我慌張的按下她床邊的按鈕，她似乎沒什麼感覺，我以為她的眼睛會永遠閉上了。似乎她是想到了什麼，掙扎著，在閉上眼的前一秒拉起我的手，望著窗外已經要成枯枝的樹，說：「你看那窗外，本來有花兒的，可是現在凋謝了，但是她還會再開的，這世間所有的東西都不過是一粒塵土，所以你也要好

好的，做一顆開心的塵土啊！」她的眼睛閉上了，我的心彷彿在那瞬間停止了跳動。

不過是兩年左右的時間，她的模樣竟是已然記不太清楚了，我偶爾看見花兒時，總想著她說給我的話，對啊「生亦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兩年間，我總是學著她的樣子微笑著，似乎父母的爭吵變少了，弟弟在眼中也變得可愛了起來。似乎真的像她那樣變得幸福起來了，思至此，我的眉頭也舒展著，嘴角微微勾起，總是歡喜和從容。我，也要總是笑著。